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：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，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，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，气象惨淡，乾坤大变，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；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，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宝玉不觉得云妹妹是出嫁

宝玉回到自己那边，就问袭人：“那金麒麟在那里？须取出好送卫公子。”

袭人见宝玉又跑到黛玉那边亲密许久，心中不悦，便道：“什么金麒麟？我却不知。”

宝玉道：“你怎不知？前年张道士那里得来，我不慎掉在园子里，云妹妹翠缕拾到，归还给我，我让你收起来的。”

袭人道：“我当是什么宝贝。人戴的金东西也见多了，能都记得？我只记得那要紧的。”

宝玉问：“你记得那样要紧的？”

袭人道：“你就不该忘。人家家里有些个锅铲碰锅沿的事儿，少来几趟，你就生分了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原来你说宝姐姐戴的那金锁。你知道我们几个素来最好，就是天上掉下铁栅栏来，隔开我们，我们也不会生分。云妹妹大喜，把我们全请了，到那里一聚，更亲密了。”

袭人道：“你几时长大？我们我们的。史大姑娘今后就是卫娘子了，你还还能跟你玩笑淘气？”

宝玉道：“我只想把那金麒麟

送给卫公子。云妹妹原有一只小的，这只大。他们各佩一只，岂不吉利有趣？”

袭人道：“有什么趣？你不是最不愿女儿出嫁么？连三姑娘要嫁南安郡王世子，日后当王妃，你都唉声叹气的。”

宝玉道：“我竟不觉得云妹妹是出嫁。卫若兰跟冯紫英一样，原是朋友。云妹妹跟了他，只觉得是又入了一个诗社似的。你且把金麒麟找出是正经。”

袭人道：“先时还记得在那个箱子里。又大搬大迁的，难得给你找出来。”

麝月过来说：“不难找。记得搬过来整理箱子时候我见过。多半在那个装闲物的箱子头层格格里。”秋纹去开箱，果然找出。

宝玉接过，喜不自禁。袭人因道：“你去，说话举动可量好尺寸。那是别人娘子。”

宝玉道：“我尺寸不准，你一旁提醒。”

袭人道：“我又不去，如何提醒？”

宝玉道：“你如何不去？你原是服侍他的，末后才又来服侍我。他

对你从来在意。”

袭人不语。麝月道：“二爷怎么糊涂了。姐姐的月银早不从官中领，是太太那里直接划拨，跟赵、周二位一般数量。”宝玉也就不言语。

且说紫鹃让雪雁去上房取丸药。府里自配的丸散膏丹，每月打总由官中送往王夫人处，彩霞没出去前，由他收管，那时赵姨娘常掺和其中。来旺儿子强娶彩霞后，由彩霞妹子小霞接替，赵姨娘说小霞眼手皆生，他少不得再辛苦点，一旁监督指点。

王夫人虽深恶赵姨娘，但这等事项，自己那有精力次次过问，赵姨娘得隙便入，多次插手。官中负责配药的，是荣府近支贾菖、贾菱两兄弟。赵姨娘因此与菖、菱两兄弟扳厚。菖、菱二人配好的药，各处依所需认领。黛玉常日所吃的人参养荣丸，还有据太医所开方子配的，都是雪雁去领。

那日雪雁走去，赵姨娘已然离开，只小霞和小吉祥儿在那里。

小霞因道：“就剩你们一家没来领了。你作什么玩去了？”

雪雁得意的说：“看我这新衣服如何？不止一件，可不让我试累

狗尿苔劝好了白毛狗

子嗡嗡响。

待狗尿苔也从柴草屋里出来了，老顺疑惑地说：你进去说了啥，它好了？

狗尿苔说：我好说好劝它不听，我就骂它，说你真是个吃屎的狗！我出身不好，而且一辈子都会出身不好，我还不是在活着？你没有个毛，就痛苦得要死呀？！你去死吧，死了你世上还有狗，古炉村还是有狗王哩！它就好了。

老顺就笑了，说：这贱骨头，吃硬不吃软哩。这几天你就把它带上，再调教调教。你碎怕就是狗托生的吧，还真能给狗说上话。

狗尿苔说：不是我是狗托生的，是狗都是人托生的。

狗尿苔把白毛狗叫过来摸它的头，它也伸出舌头舔狗尿苔的脚，狗尿苔却说：你让我带狗哩，我肚子还饥着哩。

老顺说：咦，你碎还给我摆亏欠呀？给你三个蒸红薯。

狗尿苔说：你还拧我耳朵哩！还有啥好吃的？

老顺说：还有炒面。

狗尿苔不想吃炒面，领着狗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吃着红薯，路过天

布家照壁前，想着天布的媳妇没让他吃成饭，气又上来，就给白毛狗说：咬她家的鸡！一群鸡正在那里寻食，白毛狗就忽地扑上去，噙住了一只鸡。狗尿苔忙又打狗，狗把鸡放下了，落了几根鸡毛，狗尿苔说：让你咬，你就往死里咬呀？！咱到牛铃家去，去了乖乖的。

牛铃在家，正蹲在垂布石往院墙角看，见狗尿苔进来，嘘了一声，不让说话。狗尿苔偏说：干啥哩？

牛铃说：不让你说话，你一说话，老鼠跑啦！狗尿苔说：老鼠不跑，你还养呀？

牛铃说：你不知道了吧，家里有老鼠就是证明家富裕哩。我是养了一窝老鼠，专偷天布家的粮，我在老鼠窝里刨过半升麦哩。

狗尿苔说：偷他一斗麦才好！但两人正说着，白毛狗猛地扑过去，一只老鼠影子一般窜过，钻进了牛铃家的上房门里。牛铃就打白毛狗，说：真是狗逮老鼠管闲事！老顺家的狗咋变得这难看的？

狗尿苔说：不要说它难看！

牛铃说：别人骂不成，还骂不成狗？狗尿苔：老顺让我经管几天狗哩，骂它就是骂我。

牛铃说：哦，你们是兄弟。

西边是摆子家，摆子在窑场烧瓷货，回来了半天，在门前的槐树上砍枝股。这时候善人从树下过，善人说：摆子，不烧窑啦？摆子说：烧哩。回过神来，忙说：我请了假，砍些树股子搭鸡棚呀。

善人说：听说你和明堂吵架啦，一块烧窑都是缘分，有啥吵的？

摆子说：日他妈！

善人说：明堂说话占地方，其实心不坏，他不是欺负你。摆子说，谁欺负我？我拿砖拍死他！

善人说：使强用狠了不好，性子要坦哩，摆子！我过呀，你小心砍下来的树股砸着我。

摆子说：我不砍了，你过。善人刚抬脚走了两步，偏不偏挂在树柯上的斧头掉下来，擦着善人的后背落在地上。

摆子赶忙溜下树，看伤了善人没有？没伤。他坐在地上说：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善人一声不响，然后说：让我擦擦汗，我一头冷水。

摆子忙作揖赔不是，善人说：我真命大！差一点送掉了老命。往后我有好事啦，这不是“福(斧)自天来”吗？就笑了。

31



《古 炉》

◆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：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，以文字为笔、记忆为墨，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，这个宁静村落，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“死丫头，我们说正事儿，不完成父亲的遗愿我心中不安。”
“可是小姐的终身大事怎么办？”

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“嫁了人再出去也不晚！”

莫千雯笑笑：“嫁了人就出不去了……”

莫千雯让朵儿叫她“雯姐”，她称朵儿为“朵妹”。朵儿是个很懂事的姑娘，心想人家对咱们好，咱也不能蹬着鼻子上脸，执意还叫小姐。莫千雯说：“出门在外，不显山不露水最好。你整天小姐小姐的，让坏人听去以为咱们是大户人家，腰缠万贯，不劫咱们才怪……”

主仆二人出了门，才知道行路之艰难。两个姑娘上路，不便之处在所难免，饥一顿饱一顿的事情也时有发生，幸好她们志存高远，辛苦也就全然不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主仆二人搭了一条船过江。船到江心，船家忽然说船漏了。莫千雯非常惊讶！船家又说，要想活命，必须有人跳下江去，这样船负重小了，其他的人才可以活命！听见这样的话，主仆俩又惊又怕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连忙请求船家想办法快快划到岸边，她们可以多多地付钱。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◆作者：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在书中相遇，围绕着中国汉字，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，中文系的研究生，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，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，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似曾见过，却不认识

三百多年前，江南有个大户人家，主人姓莫名云，年逾七十，人称莫“学政”。莫“学政”曾经当过县里的“教谕”，当地人却称呼他“学政”，这里既有尊敬又有讨好的意思。因为“学政”是省里管教育的官职，“教谕”只是县里管教育的官职。

莫学政饱读诗书，待人谦和，为官数载，后又隐退乡里。他生性不愿为官，却喜欢结交文人雅士，收集天下好书、奇书。他还自己的庄院里修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命名“朝夕阁”，取意孔子所言的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……”

莫学政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莫千雯。如今十八岁的莫千雯亭亭玉立，聪明可人。从小在书堆里长大，耳濡目染，敏而好学。有时候她和父亲的客人聊起学问，常常让对方惊讶不已。

“令爱将来说不定是个女状元呀！”

莫学政心中高兴，嘴上却掩饰道：“过奖过奖，女子有才怕也未必是好事情。常言道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！”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前半年，莫夫人过世，后半年莫学政也因忧思卧床不起。莫千雯整日以泪洗面，幸好有丫鬟朵儿陪伴。朵儿从小没了爹娘，在莫家长大，莫千雯一家把她当亲人对待。久而久之，与其说朵儿是丫鬟，不如说是莫家的半个女儿，莫千雯的妹妹。

莫学政临终的时候对女儿说：“我离世以后，家里的钱财除了一部分留作生活所用之外，其余的部分以我家的朝夕阁为中心盖一座更大的藏书楼，向世人开放，给读书人方便。”说着，父亲又从枕边拿过一条项链，递给莫千雯。

莫千雯接过项链仔细端详，但见银色链子下坠着食指肚大小的一块乳白色玉石，玲珑温润。玉石底下椭圆形的平面刻有阳文篆字，好似一枚玉石印章，但上面的字时隐时现，似曾见过，却不认识。

父亲望着女儿，用尽最后的气力说：“这是咱们的传家之宝，祖上传下来的，要紧的时候会保佑你的……”说完，父亲闭上了眼睛。